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說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南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

言玉美之

論語曰子疾病聞孔安國曰少差曰閒也

太子曰憊謹謝客

謝辭也

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

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

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

言邪氣入內而爲逆其堅若結

輿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

紛屯澹淡噓唏

噓唏人長命說文曰轡車籍交革也轡音色也

煩醒

紛屯澹淡憤老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戲噓噓兒方言曰

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

惕惕怵怵卧不得瞑

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

不得卧者是陽明之逆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

素問曰何謂虛荅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

精神越渫百病咸生

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

聰明眇矐

悅怒不平

王逸楚辭注曰眇矐惑亂兒也

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

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

禮記曰孔子曰古者

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客曰今夫貴人之子

必官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禮記曰孔子曰古者

慈母又曰其次爲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

飲食則溫淳甘臙腥醲肥厚

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

曰夫香美臙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臙衣

裳則雜選曼煖燂爇暑

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詳廉切爇亦熱也舒灼切

雖有金石之

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

鑠銷也

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

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葦命曰蹙痿之機

呂氏春秋日出則以車入則以葦務以自佚命曰怡蹙之

機高誘曰怡至也。變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歷機。故曰務以佚也。故乘引怡。歷而為愛。痿未詳乘之。諺為好奇而敗之。韻耳類。

曰怡嗣理切。洞房清夏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愛多。陽則發此陰。陽

不適之患也。高誘曰。愛逆。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鄭衛之

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鄭衛之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土。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

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腐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腐腸之食。

廣雅曰。脆弱也。清。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

靡細也。曼澤也。血脈淫濯。手足隨流。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隨不能屈伸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

注曰。墮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露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

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子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

曰。姬衆妾之號稱也。往來游醮。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

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雖令扁鵲

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

晉相侯曰。君有疾。在瘵。理猶可湯。射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鑿也。桓侯

初不信。後病遽召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被。

也賈逵國語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

諺謂之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翼高誘

曰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猶太子曰

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

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鶴子問長梧不欲聞之乎

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

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

隆高之兒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

曰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澹淡之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

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

之類朝則鸚鵡黃鵠鳴焉爾雅曰鸚鵡黎黃高唐賦曰王睢鸚鵡黃鵠

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

書夜鳴鵠與曷並音渴鳴音旦也

其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

楚辭曰鷓鴣鳴於野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

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絃

論語曰師摯之始開雖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

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蘭野蘭之蘭也東

籟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蘭成蘭被山民收爲絮 孤子之鈞以爲隱

九寡之珥以爲約

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遠國語注曰鈞帶鈞也相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

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

使

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

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

孔子曰上巳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

歌曰麥秀蘄

芳雉朝飛

宋玉笛賦曰麥秀蘄芳鳥華翼埤蒼曰蘄麥芒也慈欲切

向虛壑芳背槁槐

說文曰藁與槁古字

通 依絕區芳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

能行蚊蟻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

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

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姑爲螻爾雅曰蟻蚘蟻也挂陟羽切

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

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獠牛之腴菜以筍蒲

說文曰獠以芻苣苴養國牛也國語曰獠豢幾何獠或爲獠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

詩曰其藪維何維筭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飫禮記曰土

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莠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鉞高誘

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

搏飯徒字切說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

曰啜嘗也穿劣切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熊蹯之臠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

淵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未詳

熟方言曰臠熟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名也蘭英

謂之耆頭毛詩曰魚鱉鱠鮓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名也蘭英

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山梁之餐豢豹之胎

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栗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

問之曰豹國將有妖乎對曰有豹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針大獸如湯沃

雪說文曰獸飲也昌悅切沃雪言易也家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

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隨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

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軼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檻車而上太行也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 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

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 稱麥服處躁中煩外 以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

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兔前 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黍稱麥等黃梁左氏傳慶 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昧憤與外強中乾 羈堅轡

附易路 易也 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

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

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 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

之御善則善矣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 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

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馳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 達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發也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

江右湖其樂無有

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鄆山
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

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
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

本山川極命草木

補岐孟子注
曰命名也

比物屬事離辭連類

禮記孔子曰
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韓子曰多
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

虞懷官
名也連

廊四注

鄭玄周禮注曰四
阿若今四注也

臺城層構紛紜夕綠輦道邪交黃池紆

黃當為滄
滄城池也

溷章白鷺孔鳥鷦鷯

溷章鳥
名未詳鷦鷯鳥形未詳

鬣首毛也
纓頸毛也

蛟龍德牧邕邕翠鳴

蛟龍德牧並鳥形未詳
兩雅曰邕邕鳴聲和也

陽魚騰

躍奮翼振鱗

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
鳥魚皆外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

淩溲壽蓼蔓

草芳苓

言水清淨之處生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寥無
聲淩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壽菹草也文尤切菹音猪毛

蓼詩傳曰蓼水草也
力鳥切苓古蓮字也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

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莖
曰女桑莖桑也爾雅曰

種河柳郭璞曰今
河旁赤莖小楊也

苗松豫章條上造天

苗松未詳一日苗山之秋
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造
至也

梧桐并閭極望成林

張揖上林賦注
曰并閭樓也

衆芳芬鬱亂於五風

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
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

消息也息生也
林木茂盛隨

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開與陽俱開消息或爲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

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史記

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王逸楚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杜連未詳也

該備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兩雅曰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

鄭衛之皓樂文頴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

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酒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膚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日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

姬子奢莫之媒韋昭漢書注雜裾垂髻目窳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閭姬梁王魏嬰之美人

爲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晏榆流波雜杜若杜若以爲芳杜若見下漢書注曰挑挑也髻所交切

注說文曰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爲中天之臺鄭衛之婁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

含若嫵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朝服襲嫵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

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

廣雅曰馴擾也說文

曰騏驎文如茶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

右夏服之勁箭左鳥

車不得有飛輪

鄭方曰如今窻車也力廷切右夏服之勁箭左鳥

號之彫弓

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叉也鳥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起彈鳥鳥乃

號呼此枝爲弓快

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

雲林雲夢之林

而有因名也

掩青蘋游清風

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

楚詞曰澗水涯也

陶陽氣蕩春心

薛君韓詩章句曰陶陽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楚詞曰日極千里

傷春心王逸曰

逐狡獸集輕禽

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

于彭城之東並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

子文

曰無相御之勞

恐虎豹憎鷲鳥

爾雅曰

逐馬鳴鑣魚跨麋角

之馬鳴鑣鑿鳴於鑣也魚跨

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窵

伏陵窳

陵猶促也說文曰窳迫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

也太子能彊起游乎

李奇漢書注曰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

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

曰薄至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

旂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

廣博觀望之有圻

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場也墨或爲屢也說文曰圻地圻墾也魚斤切

純粹全犧獻之公門

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字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毛

詩曰獻新于公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

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既盡也

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

貌也

說文曰莫日且冥也

毅武孔猛袒裼身薄

左氏傳曰致果爲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禮褻暴虎毛萇曰袒

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

白刃磴磴矛戟交錯

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

刀銘曰刀刺磴磴牛哀切

收獲掌功賞賜金帛

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

掩蘋肆若爲牧人席

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旨酒嘉肴羞包臚炙以御賓客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

曰嘉肴臚臠又曰魚鱉鮮魚鄭玄曰魚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爲臚毛詩曰以御賓客也

涌觸並起動心驚焉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言游獵歡宴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但以一諾不俟再三

自信之色形

于金石

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

高歌陳唱萬歲無斃

孔安國尚書傳曰斃厭也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

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

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漢書廣陵國屬吳也

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

到則卹然足以駭矣

卹然驚恐貌

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

温汾者所滌沔者

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

貌也爾雅曰議沔也郭璞曰謂摩近沔許乞切

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也縷辭

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

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忽兮

慌兮倣兮儻兮

廣雅曰倣儻卓異也

浩瀆漾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

東海

爾雅曰秉執也

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

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

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汨乘流

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

方言曰汨疾貌也爲畢切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

不來

言泉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

臨朱汜而遠逝芳中虛煩而益怠

朱汜蓋地

名未詳

莫離散而發曙芳内存心而自持

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於是澡既曾中灑練五藏

毛萇詩傳曰灑灑也既與同澹澹手

方言曰

足類濯髮齒

澹澹猶洗滌也澹澹敢切切掄棄恬怠輸寫澹濁

輸脫也

王逸楚詞注曰洪垢濁也勅顯切

分決狐疑發皇耳目

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

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辟足發鼓晉披聾而觀望

之也

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

況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

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太子曰善然

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言能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

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

說文曰淋山水也淋或爲汙聲類曰汙漂也口伶切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

帷蓋之張

浩浩深廣之貌也。澹澹高白之貌也。帷或爲韓音韋幃帳也。

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

三軍之騰裝

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與聲之需。需雲亂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其旁作而奔起也

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

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

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

也。波濤之勢若素

駟駟印印据据彊彊莘莘將將

駟駟印印波高貌也。据据彊彊相隨

之貌。据據於切彊彊草切莘莘多貌

譬譬重重堅香雜似軍行

日并我勇

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注曰

旬隱旬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軋塊無垠貌也。盤

謂盤礴廣大貌

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閭漢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

卒

律當爲碑。碑虜骨切。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曲也。上林賦

曰觸穹石激堆。碣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

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

之津涯菱軫谷分

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菱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菱字

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迴翔青篾銜枚檀栢

青篾檀栢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

禮曰銜枚氏鄭步曰止言語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

弭節

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
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旦食鍾山畫游於胥母
之誤也 疑骨母字 凌赤岸簪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

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
迅猛烈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簪

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 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 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振如怒

怒毛萇曰 震猶威也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

書曰王指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執乃有遺 混混沌沌聲如雷鼓混混

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 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施徒本切 發怒座香清升踰趾言初發怒

或為底古字也趾預左氏傳曰底平也 楚辭曰沓金沸出也徒苔切 如渚漢書注 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陽侯大波也藉藉

蓋地名也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紛翼翼

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

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 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

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 澗澗潏潏流灑澗澗潏潏波相換也澗澗澗澗水橫

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 澗澗潏潏流灑澗澗潏潏波相換也澗澗澗澗水橫

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漫漫蒲伏連延

沈沈漫漫魚鼈顛倒之貌也蒲

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沈沈禹牛切

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

郭璞爾雅曰踣覆也薄此切洄與回同也

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

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

若

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

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鈞錘芳鉤加以詹何蚘蠖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蚘蠖白公時人

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借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蚘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

使之論天下之釋微

理萬物之是非

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曰是非非謂之智也

孔老覽觀孟子

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

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一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衆之萬不失

一老或爲左也

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

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恣汗貌也莊子曰恣然汗

出恣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女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女微幽少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飛

遜離俗澄神定靈

九師道訓曰遜而能飛言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昔世離俗處巖居谷飲也 車祿傲貴

與物無營

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論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 耽虛好靜

羨此末生

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也得其居 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

傾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

也 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超野追風言疾也 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

野遂屈女微子之所居

子虛賦曰過乎泱泱之野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

其西則激水推移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

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

曰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

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

飄飄焉嘒嘒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

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 若將飛而

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書傳曰距至也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

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周易曰遜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

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

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日耗著頌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之經紀耗呼到切

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紗者放於無聲

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女微子俯而應之曰諱有

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諱悲恨之聲也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

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

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

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春秋命麻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

己非土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步賦曰慕古人之貞節

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

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

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筭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

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

羽獵賦曰遊觀侈靡

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途聲色列子關朋曰妖靡盈庭思良滿朝也

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

引麗願聞之乎方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

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探隱拯沈

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

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裨霜蓄露葵

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說

文曰稗禾別也稗與裨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蓬鄭方曰蓬牛頽蓬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諷賦曰爲臣煮露葵之羹方

熊素膚肥豢臙肌

鄭方周禮注曰豢豕曰豢臙肥兒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翼

言薄也楚詞曰蟬翼爲重也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

鷓鴣珠翠之珍

鷓鴣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鷓鴣搏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鷓鴣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斤

與又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

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

肱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爲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鯉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澆水出焉是多鱓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

臞江東之潛鼉

騁漢南之鳴鶉

說文曰臞肉羹也蒼頡解少汁臞也子亮切糝以芳酸甘和既醇

注曰糝雜也

方冥適鹹蓐收調辛

禮記曰北方其神方冥北方水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

禮記曰北方其神方冥北方水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生鄭方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辨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

滋味既殊遺芳射越

越部瑛曰香氣射

散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

毛詩曰爲此春酒鄭方禮記注曰清酒今

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爲魯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

應化則變感氣而成

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

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爲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

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

於是盛

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

光曰今釋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

可以和神可以娛腸

精神人之精爽也

此肴饌之妙也子

能從我而食之乎女微子曰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韓子曰糲糲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

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

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國語曰奉文犀之渠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

荆山之玉

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陸斷犀象

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千將之璞陸刺犀革戰國策蘇素說韓王曰韓

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漸漬也

九旒之冕散耀垂文

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

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女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旒者也

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禮記曰夕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纓屬也小者以爲冠纓又曰纓冠系也

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符采照爛流景揚輝

劉淵林蜀都賦注符采玉之橫文

景光也

也說文曰

黼黻之服紗縠之裳

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

金華之鳥動趾遺光

言以金華飾鳥故動足而有餘光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

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薰以幽

若流芳肆布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歌毛長詩傳曰肆陳也雍容閑步周

旋馳耀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威為之解

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

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笑倩兮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

之乎方微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方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自目不下與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歸田賦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馭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曰聊以娛情

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錫樊纓鄭方曰樊讀如鞞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鞅亦與鞞古字通垂宛

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旒楚詞曰建雄虹之綵旒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方曰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

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繡其怒鄭方曰緒讀為勁捷志歸之矢秉繁弱

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志歸之矢秉繁弱

之弓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箇鄭方曰摺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志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

輕駑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

也疾若比遺風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且彌野張杲鄭方周禮注曰彌遍也

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屯聚也獠徒雲布武騎

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肆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丹旗耀野戈及皓肝南

賦曰曠野映雲曳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

捎鷓鴣拂振鷺鷓鴣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飛

軒電逝獸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飄翼不暇張足不及騰西京賦曰

獸不發動觸飛鋒舉挂輕曾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曾亦

施於蹊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

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速舉芳雲中王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

逸注云焱去疾貌說文曰焱火華也

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呂氏春秋曰於是人稠網密

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毛萇

志在觸突猛氣不懼懼已見上文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孟子曰北宮黜

攬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縫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黜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

始相飲乎鵠數行曰始求肉乎一人生抽豹尾分裂羴肩尔雅曰

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擊也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

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

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翻成

雲羽獵賦曰割滛於是駢鍾鳴鼓收旌弛旃周禮曰鼓皆駢鄭方曰

杜預左氏傳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駢駢齊驤揚鬣沫

南都賦曰驤駢齊驤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鱗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賦曰戴翠冒倚

曲鈞高唐賦曰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

左氏傳注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

子樂恬靜未暇此觀也傳言羽獵方微子曰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屋言

雲星雙涕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詩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

下芳橫流彼景山地理書曰彤軒紫柱文棖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

迎風觀在鄴也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

金墀玉箱金墀猶金祀也西京賦曰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

含霜

劉勰駢字根頌曰前殿冬緜李尤

飛陸揭尊

函谷關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也

華閣

魯靈光殿賦曰

綠雲上征

垂景順視流星頓音俯

升龍攀而不逮

飛陸揭尊

眺天際而高居

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繁巧神恠

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

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

多技巧者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

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

天曜日也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

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

飛翮凌高鱗甲隱深

於是道遙暇豫忽若忘歸

楚辭曰觀者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

莊子

曰任子爲大釣巨繡五十摺以爲餌躡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暮年

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釣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吳

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

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達蒙蒙傳楚

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

楚三侯廉侯翼侯魏侯也

芳餌沈水輕繳弋飛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落

深川之魚死於芳餌

落

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賈誼弔屈原曰

然後采菱華擢水蘋

子虛賦曰

外發芙蓉菱華許慎淮南子注

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

弄珠蟾戲鮫人

揚雄蜀都賦曰蟾含珠而擘裂劉涓子吳

都賦注曰鮫

人水底居也

諷漢廣之所詠觀游女於水濱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韓詩序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耀神景於中止被輕縠之織羅毛詩曰宛在水中止遺

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

芳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故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為

誰脩宴婉絕兮我心愁楚辭曰秋蘭兮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步曰本求

人也燕婉之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女微子曰子耽巖穴未

暇此居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

乃御文軒臨洞庭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

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也琴瑟交揮左篴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鍾鼓俱

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

之飄颻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

朱腎神女賦曰朱腎的其若丹
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徽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
九秋之夕言其長也古樂府有歷九
秋妾薄相行蘇武詩曰權樂殊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
之乎方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

張衡應問曰貫

高以端辭顯義論語子曰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

分遺身

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分

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

畢命於西秦

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使也欲自

果毅輕斷虎步谷風

左氏傳曰殺敵

殺以激荆卿遂自到公叔未詳

果毅

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

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

威懼

萬乘華夏稱雄漢書

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辭未及終而方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

古之俊公子也

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比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

雲際

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

凌轢諸侯駢馳當

世 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

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

說文曰揮奮也淮南

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

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

微子曰子亮願焉

爾雅曰然方於大道有累

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

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

同量乾坤等

曜日月

乾坤天地也張超居父頌曰合星乾坤參曜日月也

方化參神與靈合契

蔡邕陳留太守頌曰方化

冷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

惠澤播於黎苗

威靈震乎無外

國語曰少昊之妻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民九人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超隆平於殷周

踵羲皇而齊泰

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顯朝惟

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也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

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嶺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

曰巢是以俊又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又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

父也用賓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讚典禮

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正流

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

章不可散樂移風國富民康解朝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

竭思國富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靈紛而

晨降景星宵而舒光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靈

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觀

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

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此霸道之至隆而雍

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然王上猶以沈恩之

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采英奇於仄陋

宣皇明於巖穴邊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側陋尚書曰明明揚此

審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

淮南子曰審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

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侯曰王至礪溪之水呂尚釣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

繩爲之綸吾子爲太之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

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少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

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

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勵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至聞天下

穆清明君莅國

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詁曰生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覽盈

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

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

今子廓尔身輕若飛

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尔體輕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楚詞曰進

不入以離尤退將復修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嘉遜龍盤

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遜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也游

飛礫起而灑天

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於是登絕巘溯長風詩傳

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颯向風也

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

惑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寘曰聖人不違時

而遜迹賢者不背俗而遺功七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竄端匿迹也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

伐於金冊

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

今公

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

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愁洽

百年苦溢千歲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何異促鱗之游汀濔短羽之棲翳

蒼

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漬汀濔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濔絕小水也叔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

也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列子揚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

列子曰穆王執化人

之祛騰而上傾四海之歡彈九州之腴

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

則九州之鑽屈轂之瓠解䟽屬之拘子欲之乎

言屈轂之瓠難鑽䟽屬之拘難解今欲以

辨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仲曰
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
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為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
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轂可棄之瓠也田仲
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二負發輿轂
帝乃拮之跡屬之山極其右足及縛兩手
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毛萇詩傳曰萃集也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大夫

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絕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含黃鍾以吐幹

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既乃瓊

嶽增峻金岸岬岬瓊嶽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崩峻嶒而龍嶽岬岬漸平貌也岬步迷切岬徒奚切左當風

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跼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蹊實而走高誘曰實

地也廣雅曰蹊履也跼與蹊同搖別峻挺茗邈茗嶢高貌也茗莫冷切晞三春之

溢露遡九秋之鳴飈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想與邈同已見上文古樂府

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詩傳曰霏雪貌也霜亦雪類故通言之木既

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薄殺七瀨曰彫春後榮涉秋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岬

嶧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岬嶧高峻也剪蕤賓之陽柯剖

大呂之陰莖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

管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管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

檉杜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嶺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官制十

二簫以聽鳳皇之音

器舉樂奏促調高張

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揚雄解朝曰絃者高張

急音卽號鍾韻清繞梁

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兮挾秦箏而彈

徵音卽號鍾韻清繞梁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

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追逸響於八風采音律於歸昌

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

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啓中黃之少宮發蓐

收之變商

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鼓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

宮之際天援中衛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叔淮南子曰變宮生商變商生羽

初收

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

飛霜迎

節高風送秋

相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未恣風激其崖李尤七數曰季秋末際高風恣厲

羈旅懷土之徒

流宕百罹之疇

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

之後逢

此百罹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

舞賦曰若絃瑟促柱高唐

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紗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絳意與此同也

若乃追清

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味蒼頡曰哇謳也嚴節奏綠

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起高誘曰淥水激楚迴流風結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悲蕢蕢

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俛子曰堯為天子冀莢生於庭為帝成麻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

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占兔缺瑩釐為之擗標孀老為之嗚咽左氏傳初若有婦人莒子殺其

夫已為墜婦杜預曰寡婦為釐毛詩曰寤擗有標毛萇曰擗樹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

王子拂

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鱗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為蹠也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公子曰余病未

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秘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云耀照形之玉壁

應門八襲璇臺九重

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文曰禁作傾官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爲

九重高臺也

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

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

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

曹子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

翠觀岑青彫閣

霞連長翼臨雲飛陞凌山

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陞揭尊緣雲上征望玉繩

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

其景皆倒在下軒長廊之總也

頽素炳煥粉拱嵯峨

毛萇詩傳曰頽赤也說文曰芬複屋棟也芬與粉古字通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虬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楛畫龍虬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

堂咸有四阿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

有華彩也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穗綸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葉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

也重殿疊起交綺對幌

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文幽堂晝密明

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

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若乃自厭常玩體倦帷幄

色不可常玩聞
擣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

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登翠

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

承意次歡仰折神薈俯采朝蘭

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薈許妖切

遊蕙風於衡薄眷

椒塗於瑤壇

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

猶堂也 爾乃浮三翼戲中泚

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

一艘長九丈毛詩潛鯢駭驚翰起

蘇林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爲軫也鄭

方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沈絲結飛矰理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縵毛萇曰縵綸也鄭玄曰以絲爲之綸周禮曰

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 挂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歸翻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

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 吹孤竹拊雲和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

和山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

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

南鼓真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

穆天子傳

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爲鳧形制今吳之青雀 臨芳洲兮拔靈芝

勅此其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櫂龍舟

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樂以忘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

京賦曰權靈芝之朱柯聊以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毛詩曰或燕燕居息浩猶大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

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疑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園囿助天地之閉藏也柔

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

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爲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爾

乃列輕武整戎剛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治也相公武車

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建雲髦奏嚴鼓之嘈囂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

啓雄芒雲髦雲旂竿上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旄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于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

駕紅陽之飛燕駮唐公之驪驩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駮馬圖有含陽使驪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

兩驪驪馬馬融曰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而爲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

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爾乃布飛羅或云飛羅端切張脩畏爾雅曰畏謂之羅或

作民音曼夫然器民一以爲對恐互體廣雅曰民免器也劉遠
吳都賦注曰民麋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靈或爲羶陵黃岑挂

青巒爾雅曰巒嶺也郭璞曰山隨長者荆川謂之巒畫長谿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疏

蹊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逼也七啓曰下無漏迹上無逸飛叩鉦數校舉麾旌獲周禮曰鉦

皆行鄭少曰鐻鉦也散爲陣列而行也漢書曰大校儼如淳曰合軍
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少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

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勢金機馳鳴鏑說文曰勢張弓
獲鄭少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

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剪剛豪落勁翻車騎競鴛駢

武齊轍說文曰驚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風

烈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東京賦曰戈矛若

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少曰允博蟄獸所藏者也乃有圓文之玠班題之猋毛

詩傳曰豕一歲曰豨又鄭少曰豕生三鼓鬣風生怒目電睽睽光也

子曰縱然此狎狻指諸獸不專論豕也口齧霜刃足撥飛鋒說文曰齧齧骨也胡狡切

顛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居月切孔
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蹶躓也扣跋或謂却伏也於

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蜚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曰

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

石蕃衛臣也背感封豨償馮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負千二百斗沙償也前運切償或為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狶爾雅曰償也前運切償或為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攢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曰解馬似鹿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而一角也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勾爪摧鋸牙捍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

藉傾榛倒壑說文曰草

殞齒挂山僵踣掩澤鄭少周禮注曰四足死

毛林隰為丹薄鄭少周禮注曰澤無

於薄鄭少周禮注曰澤無

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為鄭少周禮注曰澤無

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

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

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封禪文曰

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彈迴節而旋鄭少

千鐘電醕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千鐘電醕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京賦曰升鷦舉燧既醕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

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爲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劍見下文

谿之鋌赤山之精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銀銅鐵璞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

越鍛成

淮南子曰苗山之鍛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鬚陸剗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

羊子刀也

鑠或謂爲鏃廣雅曰鏃劍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銀推也

鍊乃鏃萬辟千灌

說文曰煉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鏃銷也說文曰銷鏃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

百辟寶劍長四尺

王粲刀

豐隆奮推飛廉扇炭

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橐籥捧爐天帝裝炭思夕賦注

神器化成陽文陰綬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于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

之中莫耶曰先師親鑠身以成物妾何難也

於是干將夫妻俱入冶爐

掬瓜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

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流綺星連浮綵豔發也越絕

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錐闢如列星之行

與

論曰太子丕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撮切光如散電質如耀雪

也越絕

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霜鏢水凝冰刃露潔

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如積雪

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上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鏢刃刃

也字書曰凝冰之絮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

於塘觀其文煥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冢曹薛燭曰

煥如冰之將釋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指鄭則三

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

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非

卒迷感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子曰負長劍赴漆薄折兕約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

之劍水擊鴻馮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

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爾而已哉浮翮鴻馮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若其靈寶則舒辟無

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形震薛蜀光駭風胡越

書為燭吳越春秋方常也鄭步毛詩箋曰摸法也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

為蜀蓋一人也

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

一物况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實二鄉而

云三者遊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甚虛之劍

下文也

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國橫制八戎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逃逃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爪

牙景附函夏承風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珙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

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魯靈光殿賦曰

而特出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亥乘與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

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選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

龍馬所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眸矚黑照夕采紺發趙岐孟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音開說文曰紺深青而赤色秦青不能識其

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骨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越之王良秦

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

四寸列子伯樂曰天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轡爾

乃巾雲軒踐朝霧

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

赴春衢整秋御

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

注曰秋駕法駕也

虬踊螭騰麟超龍翥

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虬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織阿爲右

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起而龍駁

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

怒發星飛電駭

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騷駟也

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

不及形塵不暇起

劉廣世七輿曰駭駟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與也

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浮箭

謂漏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淮南子若

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暨

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

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

春秋元命苞曰

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涓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奔其杖爲躡林

斯

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五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鸚鵡鳩鴝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

菽與鷄孟秋食麻與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

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伊公囊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囊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

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

故曰火為之節也文穎上晨鳧露鵠霜鷄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嘗晨鳧露鵠霜鷄黃雀

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鵠楚辭曰園案星亂方丈華錯陸鐵論曰垂拱煎鯖臠雀王逸曰臠黃雀也

臨未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食者不知未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封熊之蹠翰

音之跖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熊蹠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干而後足也

鶩髀猩脣髦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鶩髀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鶩胡圭切說文曰髀服外也髀爾

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

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鶩臠羊殘炙鶩炙鳧靈淵之龜菜黃之鮐七啓曰寒方苓之

湖之魚菜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那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鸚方豹之胎山海經

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鸚鳥大鸚鵡列女傳陶峇子妻曰南山有方豹六韜曰躬君至杯象箸不感菘藿之羹必將

熊蹠豹胎也燁以秋橙酷以春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燁之以薪杜預曰燁炊之

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酷以醞醞和以密飴廣雅曰沾溢也酷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

鹽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

六韜曰躬君陳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爲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

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日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五

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

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頰尾丹鯉紫翼青鬚毛詩曰鯉

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頰尾丹鯉紫翼青鬚毛詩曰鯉

鯉已見上文上林賦曰爾乃命支離飛霜鏐莊子曰朱

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紅肌綺散素膚

雪落七啓曰玄熊素膚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

其薄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繁肴有既闕亦有寒羞

蒼頡篇曰闕說也周禮曰朝事之官鄭司農商山之果漢臯之棗

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漢書曰四人者素之出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見西都賦漢臯已見南

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臯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棗亦橘

之類也音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劉涓子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

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芳旨萬選承意代

奏

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盛弘之荊州記曰淶水出

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相東鄒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鄒淶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浮蟻星沸飛華并接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 亥石嘗

其味儀氏進其法

博物志曰少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

禹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

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開門不出客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

酒媒嫚千日已見上文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

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罇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

煒睦也

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睦睦盛貌也

子豈能強起而

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

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

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

利見大人又曰聖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昔在帝堯光宅天下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

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文賦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

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

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皇道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

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導氣以樂宣德以詩呂氏春秋曰陶唐氏

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鳴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

德示民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軌儀也韓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王

猷四塞函夏謚寧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丹冥投烽青徼釋

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茫離後漢

書遼東徼外貉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日徼塞也以木桶水中為夷狄之界也却馬於菴糞車之轅銘德於昆

吳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脩於內而已鼎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

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群萌反素時文載郁

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治也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耕父推畔魚豎讓陸帝之化天

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突短後之服長揚賦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

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

短後之服王乃談之也六合時邕巍巍蕩蕩黎民於慶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方韶巷歌黃髮擊壤髻與韶古宇通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

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古結繩而

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諸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幪音蒙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箱孔晁曰箱夷之別也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

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毛詩曰駿奔走

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擾

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擾

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虫焉說文云蚘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蚘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苑戲九尾之

禽園棲三足之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尙制也典引曰三足苑戲九尾之

軒者於茂林蔡邕曰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

于宮殿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

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爲夥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

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萬物烟燼天地

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萬物烟燼天地

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編謂周曰吾

乎無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

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

蔡鄭玄曰蔡謂摺紳濟軒冕藹藹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國君之守龜也摺紳濟軒冕藹藹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

儀也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

夫無爲與造化逍遥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巖言未終公子蹶

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言未終公子蹶

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然

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蓋理有毀之而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在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爭寶之訟解莊子曰庚布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布子聖人無忿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布子毀玉於其

聞而聞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

得怒當愈愈則緩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于矣摯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

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愈也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菽家

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瓿障田游馳

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應子老子曰馳

發狂至聞皇風載躡時聖道醇杜預左氏傳注曰躡是也于匪切尚舉

實為秋摘藻為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

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

人也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

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論語

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民或為屋余雖不敏請尋後塵顏回

詔

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善曰言馬不良或奔

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

塗聲類曰蹏躡也杜計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善曰議論也善曰

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

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

其令州縣察吏

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數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

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善曰相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

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日月所燭罔不率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

國尚書傳曰無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

不循化而使也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

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教通四海海外肅慎

善曰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

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于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把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甲切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渠搜屬雍州在星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孝日月不蝕山陵

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崩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

麟鳳在郊

藪河洛出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嗚呼何施

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

濟

善曰尚書曰予唯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故濟

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

業休德

如淳曰猶詩曰猗歟那猗也猗美也偉大也猗辭也言美而且大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

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

故曰子大夫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焉

冊

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

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拒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昺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昺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誥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

武平侯

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鎮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

在西土遷于唐衛

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

于衛曰開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與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儼復追

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辛酉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

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曰旒旒旒也贊猶綴也以譬

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覲覲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

上而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

地莫非其有也一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

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求數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散曰惟祖惟父股肱

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油朕躬鄭玄曰先正

先臣爲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

左氏傳審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

大也鄭步曰大矣后稷之生也

保我皇家引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

又有躬又曰用敬保元子釗引濟于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

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魏志曰董卓廢帝爲引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赴卓兵彊莫敢先進太祖遂

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後及黃巾

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

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

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顛頊氏有不村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

韓暹楊奉專用威

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

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屯拔之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

術遂及其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鄭步曰兆爲壇之營城也表術偕逆肆于淮南懾

左氏傳五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表術偕逆肆于淮南懾

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

魏志曰表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

之術聞公自來奔軍夫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社頂曰肆施也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

稜威南厲

術以殲潰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表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儼乎

鄰國鄭步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

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

乘軒將反張

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

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颯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繡將

其衆欲比合表紹太祖遣史渙邊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

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有水繡等舉

袁紹

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比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

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

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

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

魏志建安五年公軍

曰聶政之刺韓 官渡表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奔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之野鄭方曰致天所以罰桀紂也尔雅

曰鐵盡也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

說文曰出

濟師洪河

拓定四州

青與幽

表譚高幹咸梟其首

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鎮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表

譚破之斬譚又曰表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逃走

海盜

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濔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鴨又曰黑山

賊張燕率其眾

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表尚因之逼據塞北

魏志

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表紹皆立其首冢為單于遠西單于踰頓尤強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

降罰崇亂有夏孔

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君北征三郡

烏丸表尚表熙與踰頓遠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陁等數萬騎逆軍公衆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踰頓尚奔遠東遠東太守公孫康

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耳之山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

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

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管子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

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

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

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

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
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
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
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鏡錡
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左
鮮卑丁令重譯而至
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

五狄一曰匈奴二曰濊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
之狽羯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
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
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單于請吏比西南夷也又曰
漢王降請吏然請吏
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曰舜
請漢為之置吏也

遠也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

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
罔迪兼于庶獄庶慎也

吏無苛政民不回慝

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何使

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
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邪

服蒐慝杜預

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

尚書曰敦叙九族鄭

方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易
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

于四海方之蕤如也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俗稱東方生

之盛其遺書幾如也左氏傳曰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

毛萇詩傳曰幾無也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崇其

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禮記曰崇猶尊

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禮記曰崇猶尊

不靖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

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

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

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

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

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

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

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

導揚引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

俾

尚書曰緄爰有衆曰士戡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

周而賞單乎齊晉朕甚惡

女六切

焉

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朕以眇身

託于兆民之上

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

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尚書曰肆子冲人永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今以冀州

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

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鄒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慮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

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

錫君女土苴以白茅爰契

爾龜用建冢社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問也鄭步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

公毛公入爲卿佐

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周邵師保出爲二

伯

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鄭步毛伯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

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爾肅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

侯印綬

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爾雅曰允信也

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

以君經緯禮律

爲民軌儀

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

使安職

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疋牡二馬

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

車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

左氏傳臧文仲曰既食少有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

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昏作勞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曰衮卷龍衣夕上纁下冕冠

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絢也

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考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

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

日用咸和萬人

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

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

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遠人回面華夏充實

秦

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服虔漢書注曰朱戶

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昂集曰：君研其明哲，皇帝所難。鄭玄注曰：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

研喻思慮，哲尚書。答諱曰：在知人禹曰：官才任賢，群善必舉。尚書伊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官惟賢才，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

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露也。

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

采，毫毛之惡。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虎賁，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

莫不誅殛。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是用錫君鉞。鉞，各一質也。又曰：鉞，斧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鄒陽上書曰：蛟龍

眈眈，楚辭曰：引揜討逆，節折衝四海。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八維，以自導也。引，揜也。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玃弓

十玃矢千。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玃，黑也。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曰：高陽氏

之基，又曰：張仲孝友。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有子明允，篤誠。是用錫

之基，又曰：張仲孝友。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有子明允，篤誠。是用錫

君桓鬯一貞珪瓚副焉

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
草貞中樽也以圭爲杓謂之圭瓚

魏國

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

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尚書王曰簡
恤爾衆用成

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
又曰敬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

后蕭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

言功

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詔臣曰貴史記劇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

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施俸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

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要不得

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得爲老子曰吾彊爲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聞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

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上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

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晦明**

隱鱗戩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

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漢書曰

之勿用戩鱗翼而匿景**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漢書曰

范丹博通群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

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

書必立**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鄒艾曰艾勇

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好談

夫之上唯聖人能焉**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論故齊人為語曰

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文擅彫龍而成輒削**

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文擅彫龍而成輒削**

藁說文曰擗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為之語曰彫龍赫赫

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如淳曰所**爰在弱冠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

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

孟子曰夫招士以旆大夫以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

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嘒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嘒紆武切符音撫

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開名**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

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

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

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

顯齊書曰麟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在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精之初

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

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纒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

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轉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

屏樹下軍中號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

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

敢南下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而牧馬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

上覆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蝶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

狡僮謂紂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表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

新曰弛禮崩既而鞠旅誓言衆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

樂塗民耳目

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

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泚謀王室也

曰武王至躬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出師頌曰

素旄一揮雲鬲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

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

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

致天之届拱揖群后毛詩

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

日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業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是以祥光摠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

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

春秋

呂氏

毛詩

日致

積累之

堯文明

榮光出

堯曰帝

堯曰帝

堯曰帝

堯曰帝

堯曰帝

堯曰帝

春

秋

師

頌

曰

自

爲

係

出

師

頌

曰

自

爲

係

墮

武

王

左

釋

白

羽

右

釋

黃

鉞

免

而

自

爲

係

出

師

頌

曰

自

爲

係

出

師

頌

曰

自

爲

係

出

師

頌

曰

自

爲

係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止

庶

遣

止

萃

止

止

止

止

止

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

不遠復無祇悔

教

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爲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

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

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士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

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

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風雲步感蔚爲帝師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

出溺爲拯孟子曰洪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典引曰以一冠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若乃交神圮上道契商

洛峇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圮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圮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

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

易太子者良本召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濳莫測其端矣言此四人之力也

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郡顧曰頽溶沆濛莫測其

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留侯

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

爾雅曰佇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田廬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

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事懷人末歎寔深毛詩

我懷人又曰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日嗟

寤寐未數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

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

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

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 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杼淥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

尊本

敬始義隆自遠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賈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

積仁基德啓藩斯境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

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

子晉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麗統曰方欲興長道業

郝正 本支之祚實隆鄙

宗

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

遺芳餘烈奮乎百世

抱朴子曰嵇君道云卿有道沒則遺

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而丘

封豨然墳塋莫前羽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豨然飄薄非所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李陵書曰能不慨然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毛詩曰維以不永懷

伯所芟風俗通曰召公出爲二伯止甘棠樹之追甄墟墓信陵尚

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

或不泯鄭步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

五家毛詩曰縣況瓜陟所興開元自本者乎縣瓜陟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

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

世祖疾融欲立齊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

及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

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

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聞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或揚旌求士或設簾雲爲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亞文也

待賢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蒞幡也設之五連之道漢書序曰陰修教化二

治爲銘於筭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等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鞞

用

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教化二

命恭惟永圖

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祗懼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

未箴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未箴闕言公卿皆尸

忠言者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毛詩曰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

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之言

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懋陳三道之要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以光四科之首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

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

令劇縣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莫爾惟鹽梅又問昔周宣惰于畝之

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

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

耕以勸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漢書壽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尚書八

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

待而無遷漢書朔通說武信君曰昔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

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戴青

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爲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將使杏花菖

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爲紘一條屬兩端也葉耕穫不愆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

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清明冷風速遵無廢呂氏春秋

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

風以搖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

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

持刀劔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爲

兼貧擅富浸以爲俗漢書曰

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爲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爲俗豈不謬哉

若爰

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

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馬鹵達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

馬鹵

可腴恐時無史白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爲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

復爲秦穿溼水注涓既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謀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日欽哉欽哉惟刑之郵哉

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

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染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

也澆與導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石達窮民弊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

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荆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方曰鬼哭詠

無辜也山鳴聽不聽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朕所以明發日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動容具食與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違服食

傷秋茶之密網惻夏

日之嚴威

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茶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求念畫冠緬追刑厝

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

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

尚書

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錄錄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

四支重罰爰創

前古

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

荆罪五百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韓子曰董闕于爲越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廬深百仞

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

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孚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

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木倉令

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荒荒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

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紫列女傳曰緹紫歌鷄鳴晨風之詩然鷄鳴齊詩莫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

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

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易

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書

曰化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漚曰流行既龜貝積寢緡繒專用漢書曰如泉也尚書帝曰買遷有無化居

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魚也漢書曰武帝初竿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釋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

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

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曰存仍也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晉游飢字書曰存仍也

隱而除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命卽斜之谷開而出銅

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峻啓上曰南廣且後命也無下拜漢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

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範書曰釋其耒耨冶鑄必炭應劭曰鑄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

金合土斯步曰範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百姓賦錢壹歲餘二十鑄作模器用也

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但赤側深巧學之患榆莢法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

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奸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女奴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

難輕重之權

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女奴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

官赤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
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
以行之於是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
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
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詩緯曰君子息心
研慮推變見事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

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
殷之惡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

改

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
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二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
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
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迭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
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
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
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爲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

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
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

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嵎
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
次亡也漢

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
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
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躬
趙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
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表絕天下莫敵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

思引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引至道

庶令日

月休徵風雨玉燭

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

玉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

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

於子大夫何如

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少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

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舂人尚白戎事乘翰鄭少曰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

別白指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

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少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

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尚書咎繇曰撫于五

辰庶績其疑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象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

序九序 惟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勸之至入見

上方受教厚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

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塗火左氏傳逢軫滑曰國之與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郵貧緩賦

省繇慎獄應劭曰繇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

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不與兩

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守君游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

君爲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豈布

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道周禮曰以圖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

漢書詔策龜鑑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

川嶽春秋漢含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

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引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引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後泌才受職揆務分

司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左氏傳郟子謂昭子曰少鯁擊之立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鳥師而鳥名五維爲五工正河圖曰大皇如虹下流華渚女九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吳氏鄭玄孝經注曰志差也

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兼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

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

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

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歷茲以

降游惰寔繁

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

有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

荀悅申鑒曰正貪負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

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

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何則可

脩善詳其對

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

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爲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

鄉可以爲績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朱邑

為桐卿蓄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至有且撫鳴琴自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葬之桐卿人為邑起冢立祠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吳沛

也漢書曰雋不疑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謝眺入公

為吏嚴而不殘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敝一世之民躋之仁是以賈誼有言天

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頃深汰珪符妙

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

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

夏侯湛誅曰妙簡那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

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

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

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鷄親曰所以來者欲

察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

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東入在朕前漢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豈薪植之

界者輒東西散去白壽王為東郡尉詔賜書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豈薪植之

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道未引爲網羅之目尚簡

毛詩曰芄芄械撲薪之積之毛萇曰山木茂也

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

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

母爲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

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

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

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

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實嬀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

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農戰而安君待

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

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

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

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

章於鄭衛

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墨子毀禮樂而

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
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
小者辨麗可嘉譬如女工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考經曰非聖人者無

法論語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

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考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

五

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

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

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其道奚若爾無面

從尚書曰予違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綱漏于楚王

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折離居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

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

毛詩曰末言孝思尚書曰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

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成又

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其

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

政者也未及備禮故
備禮者王爲政者彊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毛詩序曰
皇皇者華

羽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爲賦黍苗季
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

下集雖豈惟樊邑周禮曰二
日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

念王逸楚辭注
曰遠競也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
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

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
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

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
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尊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

未息而驚心未去聞沙音而高飛故劍
法今臨武君嘗爲秦尊不可爲秦之將無待于戈聊用辭辯片言而

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
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天下

有十二州齊得其
七故謂北境爲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

爾雅曰
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

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譚人掌誦王志導國
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譚音探廣雅曰誦言

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
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之元梁典曰天
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
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

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魏志劉虞上疏曰臣遭乾

當辰永念猶懷慙德禮記曰天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何者百王之弊

齊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執儀皆見廢

奔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斲雕剗方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

而爲樸蘇林漢書注曰剗音角之剗與剗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也昧昧矣

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官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

懸士植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禘謀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

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

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惻隱者仁之端每

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蕘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棗愀然疚懷如憐赤

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今欲使朕無

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

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遺遙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

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

日國無九年之畜日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
日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子大夫當此

三道利用賓王

三道賓王已見上文

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典之要敬俟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丘末之逮而有志焉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矐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

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

庶非牆面

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

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有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萬機墨子曰早朝

晏罷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弄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著左氏傳從學

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兩者月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

風從

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

化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

欲止之何不自諫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長纓鄒好

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

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

斷其纓而出國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中皆不服長纓

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日太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日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

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

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其背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

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魯哀公哀

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

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

走失其羸纒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輜軒青紫如拾

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輜軒青紫如拾

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軒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爲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

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而惰游廢業

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

十室而九

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農聞子衿不作言古者

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

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苟造德弗降我

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農如也詩序曰子引獎之路斯旣然矣雅

曰獎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諫謗之木此聖人也比雖

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茶豎豎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

也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廢

義上林賦曰遂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引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

易曰君子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持也漢書

宣帝詔曰朕承洪業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託於士民之上也

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從朔方詔不

得以赦罪而輪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暱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眦於塵中論輸謂論其

萬年任爲郎有異村抗直數言事刺識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

反雖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調也父適不復言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後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

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有表欲罪元羣行賂官堅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

授令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

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諸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

將恐引長之道別有未周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

君曰將辭也擅道竊為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

悉心以陳極言無隱

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

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植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

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謀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

少府曹掾既積嫌忌
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

統將引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

疇咨熙載群

士響晉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聖俊並作響晉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

和上聲響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厄運勞謙日仄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維嶽降神

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賈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初涉藝

文升堂觀奧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引羊潛計

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引羊錮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

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士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忠果

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鶩得一士若賞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絮中正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

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

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空

涌全浦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

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

况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

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爲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據

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

宜與爲比

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

陳琳阮瑀

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

鬻毛詩曰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爲析鬻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

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逆人安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鸞發激楚王逸曰激

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飛兔騶鳥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鳥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李陵書曰

裹古之俊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區區之心

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曰上以張

褐衣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

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爲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

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

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諫讓曰以國士遇我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志士之氣

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

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

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

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於宜

董允等

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

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

門侍

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

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

軍向寵

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郎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廣雅曰暢

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

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開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那必聞又孔子曰在那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

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荆州國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

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

書曰瀘水出梓潼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今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境埔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爾雅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

姦凶

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

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

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咎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

下亦宜自課以咨諏俱善道察納雅濠追先帝遺詔

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事父

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子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

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

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王符潛夫論曰

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

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

若尸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魏官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

且奠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史記曰武

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

矣

三世謂文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陸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

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

而位竊

東藩爵在上列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

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遲百味

自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

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

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毛詩彼己之子不稱

其服是以上慙夕冕俯愧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夕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夕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絨綬

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

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法言曰或問太和曰

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

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

尚書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

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躬命孔安國曰三

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

假周之令德以喻前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

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

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

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

昔耿弇不俟光武

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

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奔古舍切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

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

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

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

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

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爲萬民種也

臣之事君必

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

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

賈誼終軍已見

薦欄衛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

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

以家爲

漢書文也

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趙歧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今臣

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

戰國策曰秦王

告蒙鷺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

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

左氏

傳曰朝曰太子壽早天卽世

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

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

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

詔效臣錐刀之用

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

使得西

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

一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

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由摠覽也

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

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少云馬黑色曰驪

突刃觸鋒爲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

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馘其醜類

鄭少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馘盡也又曰醜衆也

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杜預左氏

傳注曰捷獲也

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

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如微

才不試沒世無聞

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

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鳥視終於白首

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說文曰園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

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輟食

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振袵也在氏傳曰子朱撫

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七發曰凌赤岸善扶

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九更迅猛漢書熒煌郡龍勒縣有五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伏

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

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故兵者不

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

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

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

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圍敗晉攻魏願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

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

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廬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廬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擯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廬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

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

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夫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

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

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

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

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持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

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衎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

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日衎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

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莊子曰功成者賤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

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

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也

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淮南子曰人主之居

也如日月之明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

其明者以無不照

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

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壘子管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

故孔子曰

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論語文也

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引

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少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

而平和章明也

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

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傳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誠骨肉

之恩爽而不離

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察而不殊如淳曰察或爲散爾雅曰爽差也

親親

之義寔在敦固

禮記曰君子賢其親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

尚書曰放勳欽明

體文王翼翼之仁

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

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群后百僚番休遞上

列子曰巨麓迭爲三番江偉上便亘曰上下郎

吏計作四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

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

臣竊自傷也

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不敢乃望交氣類脩

人事叙人倫

謝承後漢書曰相敬鄰管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求絕吉凶之

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

蘇子卿詩曰諱爲行路人

隔閼之異殊於

胡越

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詩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今臣以一切之制求無朝覲之

望

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

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

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

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

毛詩國風文

退

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油

然作雲沛然下兩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

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

毛詩曰豈無膏沐

齊義於貴

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

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

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及觀陛下之所

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

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

解朱組佩青紱

朱組纓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

青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

安宅京

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范曄後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素簪筆

張晏曰近臣負素簪筆從也

出從華蓋入侍輦

輦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

漢官解故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承荅聖問拾遺左右

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

並拾遺

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

序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

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毛詩序曰棠棣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伐木友生之義

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

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

觴而歎息也

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黍飯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

日夕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

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言之誠不能

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

列女傳曰把梁妻者齊把梁殖之妻也齊

莊公襲莒殖戰死把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踴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

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若葵藿之傾葉

諧而繁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也

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隳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

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

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亡濮上人也

稱曰詩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

曰友于兄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也只不諱人只毛萇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愧耻若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虧其君者也臣之

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是臣悽悽之誠

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

冒勃蘇潛行十日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

而薄秦鶴立不轉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

召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儀同。

臣枯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

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

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以謬夙

夜戰慄以榮爲憂

中謝裴氏新語曰若驚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臣聞古人之

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

祿則使勞臣不勸

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引訓太后

誠在寵過不患見

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臣

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

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

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顏闔守

復若此左氏傳齊侯過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雖小

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

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然臣

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

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

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尉繚而令

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

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且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

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

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

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臧榮緒

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

光祿

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

大夫李膺莅政引簡在公正色

國尚書傳曰簡大也

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

尚書曰正色率下

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

士亦華髮墮頰而後用耳

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

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

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

求自

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屯

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

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

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

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

欽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徒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莊子田開

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毛詩曰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既無伯叔終

鮮兄弟

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女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字書曰祚福也外無耆功強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煢煢獨

子立形影相弔

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

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

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

猥以微賤

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

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
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
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劍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

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

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

圖官達不矜名節鄭少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

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

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駁曰臨汨羅而自殞考恐日薄於西山廣雅

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

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

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

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願陛下矜

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臣

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

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

夢之曰余而所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

謝平原內史表臧荼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

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拜受祗竦不

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

賁于丘園束帛菱菱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子

講德論曰皇澤豐沛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麋賈入朝九載歷

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

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服冕乘軒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

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諱州

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

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王問九所見枉陷誣臣

與眾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幽執罔

圍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

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

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

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嶺嶺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問黨岐嶺片言

隻字不聞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

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矣

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矣

左傳子產口諺云叢爾之國杜預曰叢小貌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

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

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

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劾偃即罪論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

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

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

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日之天也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

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

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

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

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老攜幼迎孟嘗君

道懷金拖紫退就散輩可量也解朝曰紆青拖紫徒我切感恩

惟咎五情震悼有十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不悟日月之明遂垂

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跼音局踏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垂

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

志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志

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左傳曰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

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

秦繡翼俱起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

漢書曰韓文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

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從中爲二千石

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

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與州

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

垢含羞所宜忝竊

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羞

非臣毀宗夷族

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

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

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

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國語申胥曰昔

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

而遣

劉越石

建興五年

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

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

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鄭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

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

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

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社稷時

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引振遐風式固萬

世牽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孔丘述三五之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

法明周召之業 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

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

又附著於汝 女曰天之大命 卅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三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葉重光四聖繼軌三卅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 惠澤俾

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郊鄒卜卅三十卜年七百 自元康以來艱禍

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 宸極失御登遐醜

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驥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 荅賓載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 國家之

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爾 賴先后之德

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

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已見上求通親親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表禮曰服膺奉奉

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

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

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僕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

其海禍于許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

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群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

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

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上於是見善謝承後漢書序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庭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者敗之韋昭曰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且三

略曰含氣之類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

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

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內史表注莊子葉公曰奉承詔命精爽墮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見龍失其魂魏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

琨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

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曰日月通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

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

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齊

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白出齊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益于

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

有以扶其危監鐵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民名曰黔首伏

惟陛下女德通於神明聖妾合於兩儀陸下謂元帝也書曰女德

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夫符瑞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也

之表天人有徵

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

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

畿隕喪九服崩離

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

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天下囂然無所歸懷

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

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喪也后羿自

鈕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

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

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

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爲左毛詩曰奄有龜蒙

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

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純化旣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

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苟成人宅心知訓劇

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百揆時叙于上四門穆穆于下

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賁于四門四門

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

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

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諱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宣王之興周

詩以爲休詠

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

于四海

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蒼生顯然，莫不

欣戴

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

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

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

爲臣妾

且宣皇之治，惟有陛下

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爲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

有三

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

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无異親，民无異望矣。』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

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

天地之

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

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一角

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盖有百數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

剖邪則出於郊孝經授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冠帶之倫要荒之

眾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不謀而同辭者動以

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

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

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

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百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

人生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

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

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則所謂生繁

華於枯萸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臣琨

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

日明主聖皇所能久尊位東觀漢記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日莒侍陋不修其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尅其二都

杜預曰決辰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

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狡寇窺窬伺國瑕隙

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觀觀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窺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

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窺欲也

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閒隙也

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

不恤哉

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

波蕩匹夫構議谷永集曰國

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

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

何

謂世祖曰大王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

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

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

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

子曰方二千餘

里闔四境之內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

月東都賦曰散

深謀遠慮出自曾懷

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曩時之士也

不

皇明以燭幽

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

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是以陳其乃

誠布之執事

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

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

司馬臣溫嶠

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

主簿臣

辟閭訓

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

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脛車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

將軍關內侯臣郭穆

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臣礪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Am. Lit. Co.

17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且李

善注上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相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爲蕭揚州薦士表

爲褚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

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粵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夏駿命漢書鄭生曰昔湯

放桀封其後於祀呂氏春秋曰武王入粵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傅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

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與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

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愆

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亡事

親與項

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將以位

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

公葬

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

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

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

百世

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雖三五引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

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俟服佩青

千里

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

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

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

毛詩曰徽彼桑土綢繆爓戶

追惟吳僞武列皇帝

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号蓋堅曰武

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

濟神器於甄井

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眾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

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
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

上細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

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栢王才武弱冠承業

吳志曰孫

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栢王

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

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

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

著

吳志曰曹公與表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真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

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

陵殘於薪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

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堅策也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

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

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

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坐壘未以

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潁川庾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

遷司馬錄尚書事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中州爲洛陽庾氏潁

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

琛爲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不悟徼時

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既眷同

國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聘亮妹爲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

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

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爲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

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譁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

登遐

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

臧榮緒晉

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祿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宰輔賢明庶

察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

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

也

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也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

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老子曰太上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

見上求通親親表注

然芝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

七族東京六姓

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皆非

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

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

目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而視也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

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閹之內矣此皆往代

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

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

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

使內處心膂

音呂

外搃兵權

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

以此求治

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

愚欸

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爲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爲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引中宗時爲侍中肅祖即

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爲丞相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

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

坦然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

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

量已知弊

毛詩曰躬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

曹大家釋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

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

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

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

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

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願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

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

躬耕山藪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栢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栢温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

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故有洗耳投淵以

振方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

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援清冷之淵

亦有秉心矯迹以敷在三之

節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爲上卿辭曰成閭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

君父

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

運無

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神州見吳都賦注

兔置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方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一東其
人如玉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

權書曰大雅之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

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

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

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

之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

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

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

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

經其頸於樹枝自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

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

渭波楚辭曰溷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于時皇極建道

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

謝平原內史表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

遷喬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姦威仍逼

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

莊子孔子曰丘幾不

驥子壽辭命皆不應也

上求自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繁如
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與

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

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

今老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

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統

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

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己曰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

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椁也

爲美談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

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
矣魏志崔劭書諫文帝曰

盤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躬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

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
令曰道

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相方借位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

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

十發曰橫暴之極魚驚失勢顛倒偃側也驚

颺拂野林無靜柯

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

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相方之世誠復驅迫

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

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

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常見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史記曰伯夷叔齊取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

左傳曰宴安獸毒不可懷

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栢方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方到姑熟朝臣

勸進方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

裕鎮軍宋高祖也

匡復社稷大引善貸

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佇

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

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

既惠之以首領

復引之以繫維

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

于時皇輿否隔天人

未泰用志進退惟力是視

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

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

詩

曰何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

告始及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丘憲章文武

品物已見新已見庾元規諫中書令表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子心頗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

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庾元規諫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

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習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

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河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

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曰表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運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鐘簏空列觀

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塵里蕭條鷄犬罕音

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

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

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

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將伐左氏傳戎子

羌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駟支曰驅其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賦曰步毀垣而延竚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

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

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

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

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替謀臣復署穆之主簿委

以腹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爲

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

聽是項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

軍作好鄭步曰居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

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方宜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

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律度姓胡爲諸葛亮主簿故見榮哀旣備

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

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沈約宋

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

闕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

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

子曰子之行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謹言嘉

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

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人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王應晉書曰樂廣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

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勇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

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

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

撫事未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

身後大賚所及未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

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

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

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竊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

本庸才智力淺短

母丘儉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

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世祖武帝情等

布衣寄深同氣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諺顧情同布衣曹植求

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寶奉話言

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

愚夫一至偶識量已

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

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躬鑑量已知弊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

玉几之側

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黃曰王崩玉几見下句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又曰后憑玉几導揚末命雖

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繩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

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

何

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

徒懷子孟社

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

訓誓在耳

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傳晉穆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

斯

謂鬱林獨覺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

非臣之尤誰任

其咎

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

寢廟已見吳都賦園陵已見上張士然表

悼心失圖泣血待曰

左傳楚蘧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

寧容復徼

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

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于祿位驃騎上以徵時榮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

驃騎上

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

曰長平栢栢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燕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管管至

言

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

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爲虛飾之煩詩曰予曰有禦侮

臣知不愜物

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

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

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爲我擔

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莊子曰哀公曰

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勳與曹休書曰志行
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

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

躬賈遠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諱

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

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

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光宅近甸奄有

全邦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殞越

爲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

之懇誠必固未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未昌乃知君臣之道綽有

餘裕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引議酌己親物者

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

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爲天子以爲吏部尚書甚敬雲

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爲我呼雲爲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

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

張載贈漢子詩曰轉車運在輪飛骨湏六翻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丘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在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步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金滿篋不一經篆刻爲文而三冬麻非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橐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

火躡屩躡齊楚徒失貧賤史記曰虞卿躡屩擔簋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賤賤可以騙人矣志不得則受履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

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王陽父子皆好車馬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持斧作牧以

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持斧作牧以

意以興誘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厥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

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

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誘王陽

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又曰

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勃說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除名爲民知井曰之逸

孫盛晉陽秋曰劉引領望除名爲民東觀漢記曰馮徽通廢於家妻北地

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

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十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

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

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

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

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漢書楊僕上書曰取爲關外人又曰揚

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揚惲與孫會宗

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貪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祿微賜金而懼同

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謝承後漢書曰鄭劭字次都釣魚大澤折

芰而坐以蒲薦向應璩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

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

亳三舟王俯取出涖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

諸侯

臣費等離心功慙同德

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泥

首在顏輿棺未毀

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近首闕下輿棺即輿輓也巴見潘安仁贈陸機詩

締構草昧

敢叨天功

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方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獄訟謳謌示民同志

獄訟謳謌已見劉越石勸進表

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

莊子曰語大功

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開白

水列宅舊豐

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觀之漢書曰盧綰豐人

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給也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

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

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苟明其取青紫如

從拾地芥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

銓衡而綜核人物

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

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

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

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

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習鑿齒襄陽著舊傳記曰龐統

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

而見七人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

不亦衆乎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以臣况行狀曰玠雅量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遷尚書

之一何遼落世說表彥伯曰江山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

曰是非之塗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

森然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

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閔內侯以

各有差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

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

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豈宜妄加寵私

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求之公

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

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爲鄴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

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

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禹爲鄴侯或與

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曹禮義是劍通爲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

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

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爲上蔡

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如栢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宜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

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

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臣之所王商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引自海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類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者帝時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過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

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方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少平善言少理為吏部郎

徙吏部尚書徐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

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著舒贖傲驕賊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

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病下

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

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瓛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

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尚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廣書曰車丞相高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

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鬱爽欲遣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劾命及登台司九

十五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

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

絲麻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焦悴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

志無復貳辭

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

矜臣所乞特迴寵命

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諸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

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主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暹光為揚州刺史劉瓛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

安王表薦瓛瑒王暉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

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

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

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鏡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鞋統塞耳

所以掩聽也統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

六飛同塵五謬高世

漢書爰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

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即西向謬天子者三南向謬者再夫許由

一謬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
身待時而動鷄冠子曰伊尹酒得三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爲世師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
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

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
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嘗讀老

子道德經漢孝文
帝駕從而詰之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蕪采

王褒講德論曰
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張璠易注序
曰蜜峰以蕪采爲味

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嚮子曰昔者大禹治天
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

見王元長

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
廟堂養食得不厝腦塗地班固漢

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
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阜已見射雉賦

臣位任隆重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
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

徵倖已見
李令伯表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
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

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玉鷹晉書
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左太冲
詠史詩

曰世胃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

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
騎王鷲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

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鷲碑亦云鷲字思晦據此及梁書
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

珣生墨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墨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神清

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鶴狀曰鶴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

國子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

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

溫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昔以故任爲達或去衣裸

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樂地何爲乃爾

爲之語曰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安交遊

領袖有裴秀辭賦清新屬言方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

好古之士自遠方至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

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室邇人曠物踈道親毛詩曰

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方遠其室則

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養素

賤不患物不踈己親踈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

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通親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

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書曰荀顛字景倩潯陽人也魏太尉咸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

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耀卿之子也皆

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命之子

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

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

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鄰人六歲解屬既筆耕爲

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爲官傭寫書授筆嘆曰丈夫

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

東觀漢記耕或爲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爲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關

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

筆所寫既畢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

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爲牒

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先言往行人物雅

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爲經

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

實審真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諺表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

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

購後漢書曰鄭引爲尚書令引前後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

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爲中郎將將兵擊擊鳥相還調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

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无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豈直麴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擊虞三輔决錄注曰竇

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做對

曰麴鼠也詔問何以知之做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做言賜帛百

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荀勗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

其博 疎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仲舒述曰讜

言訪對爲世純儒太步經曰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 書曰大王

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

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子貢問 誠言以人廢而才

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

實世資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可以廢言解朝曰鄒衍頡

頡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 周世資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爲褚諮議 蕭子顯齊書曰褚纂字茂緒

表讓封貴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 改封巴東郡

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某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纂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貴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

臣門籍動蔭光錫王字臣貴世載承家允膺長德 蕭子顯齊書曰褚

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纂國語曰蔡公謀父曰弈世載

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

無嫡則擇立長年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釣以德德釣以下 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引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馬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

誠請丁爲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禕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

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翕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

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繼爲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

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

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

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太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爲宗鄭

人尊之謂之大稟承在昔理絕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

壙旣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

曰今奈何芳一舉邀終天而子不反求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

延陵之風臣志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是廢德

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

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群臣

讓是廢先君之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

舉豈曰能賢朱寵隱身草澤

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

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

錢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

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

烈既絕故老之口必次負不刊之書

西征賦曰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詠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

上明受經於仲尼以

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

司馬遷書曰僕誠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初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

閣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

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鄴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

素王之道紀於沂川

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

無字二碑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人疑汝於夫子七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

略曰西河燕趙之間

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

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

通親親表禹亦

聖帝故連言之

辭父母欲出精廬以

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劉喜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

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卒蔡邕爲立碑刻銘然寔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

爲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帝即位孕震育夏漢書文甄彤陶周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

緣侯爲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緣侯所謂功帝即位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帝即位

不以主亡而不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

氏傳曰子產曰苟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

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

揆時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謂盛德琴書藝業述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謂

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嘆人之云亡忽移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

歲序詩曰人之云鴟鴞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

士邦國殄瘁林之燠子良而周公之居攝

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鵂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憐之又潘敏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

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鵂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於

樹吾墓槨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

斯謂六府子良又爲會稽太守南徐州人蓄油素家懷鈿筆油素已

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

彼景山劉桢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

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

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

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詰闕至於道被如仁功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

外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諸淵碑

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乞依二公前

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轡軒不知

所適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頗蠅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物下季墓五

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

可甄值齊網之引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

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慮先犬馬厚恩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

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震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

葺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葺螻蟻延

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珠襦玉匣遽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

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陛下引獎名教不隔微物使

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

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

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

已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